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方麓集卷十二

明 王樵 撰

銘 贊 箴 頌 祭文

周公橋銘并引

天官書東井為水事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詩造舟為梁
周官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道路鄭玄曰達道路者
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春秋傳曰

凡啓塞從時杜預曰門戶道橋曰啓城郭垣墉曰塞金壇縣東南五里有錢資蕩受縣東北諸水入洮湖有橋曰周公橋弘治間知縣周公楫所建也因以為名歲久而圯嘉靖甲子巡按御史陳公瑞聞之給公帑助之橋始成始某月卒某月父老請樵志之乃為之銘銘曰

伊古之初民尚病涉聖人憂之始作舟楫造舟為梁見於周詩司險是職啓塞從時司空視塗候必在疆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先王之政鉅細畢舉井牧什伍學校庠

序澤陂川梁道有列樹凡以為民無所不具王政之衰
民始嗷嗷其所缺者寧止一橋有野不經有民不伍有
學無教傳舍官府唯吏於民知食其土愿者土木黠者
豺虎陳川不梁鄭興濟人孰如陳公克脩以勤按察之
明撫循之愛知無不為盡於小大二稅之輸邑之薪蒸
於是必由享公之成於乎不忘陳公之德橋崇不移水
彌不極

幼子壙銘

萬曆癸未七月六日此兒以生邇吾之年至於七十兒
纔七齡人壽難期但見兒之骨格奇聳犀角滿盈見字
輒懽喜鼓頷學誦書人謂未言之兒而能如此者命哲
之徵也吾雖已老猶及見其成就意病疹七日遽如夢
幻使我惘然而自失者一暮父子之情骨肉歸於土兩
姊之旁夜夢猶見之將日遠而忘嗚呼哀哉

虞母太孺人真贊

嗚呼孺人往矣惟此如在在者甚真見不可再如或見

之其惟此心孺人之德不忘在人為婦如女媚於舅姑
為女如子女中丈夫勤勞兩家無不盡道內外尊卑翕
稱賢孝後人歲時惟此是瞻不忘如在永視斯言

孺人者有道懷荆虞先生之配而予先大夫遲菴府
君之長女也其懿行別當有述以垂不朽惟茲寫照
蓋作於生時者棄諸孤之後出而懸之中堂不勝悲
慟隕絕絕因題數言以示兩家之子孫萬歷壬午春二

月辛卯王樵題

二松丈人贊為吳郡伯封君作

冬嶺孤秀不凋歲寒昔陶淵明撫而盤桓君子之節碩
人之寬彼有合焉於茲達觀丈人有二如拱如驂丈人
貞高與之為三朝夕嘯咏寄傲其間清風徐來如聆管
絃明月當席如與晤言丈人獨得誰能與宣

貞烈贊

昔閩有貞烈為他山何君之繼室以死殉夫遵巖王公
謚之曰純節善道何閩之多賢繼此而起者曰鄭門林

女夫亡而從容就義其年為尤少何有旁親可嗣鄭有
舅姑未老是皆可以不死而終於一死而後校者其心
以為吾既自許於夫君矣幽明無二天日同皎豈忍有
言而不蹈也嗚呼是真足以表人紀而礪風教也

懲忿窒慾箴

老子有言專氣致柔惟忿與慾為道戈矛大易著訓懲
忿窒慾戒貪嗔癡除佛三毒不悟性空妄生癡想一切
貪心皆為慾障拂意生嗔其烈如火不遑顧思以及大

禍懲之室之由戒生定定慧相生動常有靜是曰性學
是惟聖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

夫婦箴

夫婦之際道之造端雖雖在宮萬化之原以慾喪軀以
忿兆釁衽席非安大畏在近敬茲戒茲幽獨是嚴家齊
國治天下法焉

寫真自題

神潛骨露土木形骸短於米鹽細故長於大體風裁邢

御史之薦我也謂貌安安而心矯矯處世若落落而納善則肫肫邢未識予之面抑何狀予之真況於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寧無有睹乎斯而慨想於來今者乎

雙壽三難頌為少宗伯復齋劉公題

雙壽三難於惟劉公陳之太邱程之太中為蘇編禮為陳秦公有子一難夫婦同壽二難壽又同春天作之合三難如茲福德何異木公金母之在人間也耶

義姑頌為大京兆約齋張公題

下

共姜之節盡節於夫義姑之節不嫁以存孤其事孰難
真女中之烈丈夫匪惟有功於張氏其有功於世教乃
為臣為子之範模危焉與持顛焉與扶惟國家之有賴
是同歸而殊塗昔齊伐魯有魯義姑者寧舍己之私愛
不棄姪之從姑齊人義之至今祀之豈不曠世而同符

兩世名宦頌

古稱邑令於民最親苟存心於愛物蓋尤易於及人以
今觀於臨桂張氏父子兩世武平信豐兩邑皆尸而祝

之于去邑二十餘年之後可徵實德在民久而不忘民
亦何心是何如昔之大馮君小馮君齊傳僧綽父子為
邑有聲人謂傅氏有治縣譜抑猶未也譜世德者相亦
有譜焉人將又卜之曰始于信豐有子武平有孫

祭始祖祝文

禮於親廟祀止魯高報本追遠爰及始桃始祖之祭必
於冬至取義陽生報本反始蓋聞人道親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今日之祀列祖臨之在上

子孫聽之在下惟願吾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在官盡忠恪守宗規勿干鄉議稱為禮義之家永賴祖先之庇惟我先靈陰牖其衷俾克昌無替尚饗

將赴浙西辭祖禰文

蚤承遺訓欲進退不愧於吾親昨因病乞休里居者一十四年復蒙聖恩起廢使之待罪浙西義當以餘年報國誠恐力不逮心勤不補拙惟我先靈陰牖其衷俾不至顛越以貽親羞至於枉己以希世犯義以干進則決

所不敢謹再拜以辭

浙江到任告城隍之神文

士而知學則嘗自盟於心必為君子不為小人及其策
名委質又嘗自盟於君豈不曰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今
日則予小子與一方相從事之始也又敢自盟於神曰
勤恤民隱恪守官箴此予小子之所奉以周旋亦望神
與相應答時暘時雨共為斯民造福庶不負所自許如
有喪其平生舉動違於公論心術欺於幽明則殃咎乃

其自取不敢自違豈敢以自處謹告

浙西祈雨文

維萬曆三年歲次乙亥五月戊戌朔越十有六日癸丑
欽差整飭杭嘉湖兵備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浙
西道僉事王樵敢昭告於浙西土穀山川之神曰今歲
蠶麥頗為雨所傷民之所望者秋成為急顧苗蔣方始
而時雨未降烈日熯風農夫甚苦於桔槔高原下隲苗
蔣未能以及半更數日不雨歲事可憂矣樵等叨長一

方民隱是切敢率僚屬虔禱於神惟神降祐俾甘澤應時百穀用成是惟萬民之望謹告

閱武乍浦祭東海文

南至閩廣北至登萊皆屬東海海寇每乘汎登犯故國初設沿海衛所巡海憲臣專以防禦其在浙西者則外與浙東應援內與蘇松會哨戈船下瀨雖資人力潮信風勢則仰神休惟神效靈有素默鑒惟誠所助惟順樵等不敢不勉茲屆汎期兵當出洋用伸虔禱謹告

祭旗纛文

三軍之耳目在旗鼓而司命在將將主旗鼓制三軍之
進退惟爾有神尚克相之義之所麾來無不摧義之所
指討無不服茲當汛期陳師海上水兵相次掛帆出洋
用伸虔禱謹告

解任辭岳忠武王廟文

王之忠足以動天地貫金石而人則忌之王之材足以
平定中原而天不成之然而王之心則盡矣王之

大義則申矣寧功之不成知身之必危而聞命即班師
束身歸朝而無稍愠者踐坤順也知此義者郭汾陽李
西平與王三人而已浙之憲司有王之廟貌以司為王
之故宅也樵官於此數獲瞻拜今蒙朝命內遷禮當奉
辭視事之處近在祠旁三宿祠下依依猶有餘情謹告
辭故浙江按察使王公文

建文之時有擁強兵統大衆授鉞專征而敗降者有據
方面托心脅承鎖鑰之寄而望風納款者公以文吏無

專閫之權而義不以一城賣降遂一家死義追配忠武
之言蹈如素擬不為虛發良亦奇哉且公以少司寇因
鞫燕事持平而左遷則公之存心又可知矣樵官於此
數獲瞻拜今蒙朝命內遷禮當奉辭裴回遺蹟不勝餘
思謹告

高郵湖告神文

在易之需曰貞吉利涉大川說者曰正固無所不利而
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樵犯此戒矣舟至

中流風勢忽轉敵風而挽鉅維忽斷傾側蕩搖舟人皆
亂默禱於神誠無不動風從後來有若相送神之為我
賜者厚矣樵將何以為神報哉蓋聞幽明無二險夷無
二惟當慎行其身求不愧於此心寧犯害為君子勿幸
免為小人以此報神之賜神其許之乎

弔故太宰古冲李公文

故太宰古冲李公以疾終於錦衣獄中刑部主事王樵
以相視至其所而情傷次日為文以弔之曰癸丑之歲

權黨有以通政使遷巡撫者彼方謂見排出外而科臣復論其不堪巡撫權黨上章自理以觸上怒為之逐一太宰一言官特旨起公於家令其復職之任旨下而權姦奪氣自是忌公之心益深害公之計日甚而公不知也公昔以方伯內轉司成少宰歷清華之選尋正揆席皆聖明之特眷公方感不世之遇而彼乃以怨望誹謗誣公可謂欺天矣逆理已甚傾覆不遠於道無愆公則奚憾樵生也晚未識公面以職事邂逅乃於狴犴酌酒

前庭以見予情公之英爽雖死猶生

告故武選郎椒山楊公文

歲在乙卯九月晦日為椒山楊公畢命之辰後二載同年友王樵始補官茲部以提調獄事至而詢問公下獄時事乃即公故所居室為位而哭之曰公之論馬市也樵居先母之憂公之劾權姦也以癸丑正月下獄樵以四月補部隨聞先君屬疾情事迫切急引疾南歸是以不及出一旦之命以救公今再至而公則已矣嗚呼傷

哉言事忤上意者有矣而聖明知公廷杖擬重罪者有矣未有如公之脩嘗苦楚出百死而後死者也腫則兩股相摩堅強若木不能動移潰則血肉淋漓筋出數寸用刀自斷雖獄卒亦歎公為鐵漢而公亦自謂忽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公於死生之道了矣取舍之分蓋素定矣是以從容不亂死不忘國未了之事猶望後人之補也嗚呼賢哉公靈陟降無所不之炷香酒果侑之以辭雖非其地以致吾私

公其鑒只謹告

祭荊川先生唐公文

古稱王佐公也其人道則未盡抑有其心公心明潔江漢秋陽措為事業發為文章方其未試管樂自許指麾若定伯仲伊呂決機兩陳矢石交下身先將吏意氣整暇公若未死寇何足平何彼悠悠忌公之成朝廷用公公為世用富貴功名公豈為動薦引非人權門網羅公皆不染如涉入河遭時清明論猶未定人為負公公則

何病憶昔避寇公來敝里始得識公遂為知己孜孜接
引欲人之善賀氏夜話誨我不倦隨事有發皆啟其端
愧予小子靜對無言自見之後學覺有進誠之所感不
在答問樵之於公不同於時雖未及門可謂心師忽忽
廿年始拜公墓宰木已拱庭宇猶故裴回顧瞻為之出
涕公其格思鑒予誠意

祭二溪姜先生文

樵於先生童而受經蒙先生教之必盡其材使之必由

其誠時雖未能離乎舉子之業而凡先生之所自飭者
無非示之以儀刑惟先生志潛以確氣和而澄孝弟稱
於宗族鄉黨廉靜孚於茂州茶陵一至西南絕徼一歷
瀟湘洞庭麥秀五岐乃其感於天者為可信仕遭三黜
何其在於人者不足憑豈非在人者為有意而在天者
為無情有意者易私而無情者常平故樵有以卜先生
之必有後其又奚憾於先生之志之未大行也嘗聞先
生欲有所託而不果樵亦未及有請先生之志固不在

身後之名然而遺文遺事執筆纂述是固弟子之職而
竊嘗以自盟也尚俟他日有所藉手以告先生之靈乎
尚饗

族祭丙六兄文

惟靈性稟淳直學知向方早膺曹選蒞任羅江簿官雖
卑所伸者志義在不屈漢有高士不為利動不為勢撓
取法古人士能自高士之自高無待於外若將終身曾
不蕙芥知止不殆知足不辱許丞既老而能歸陶令長

貧而自足坐橫膝上之素琴出駕山南之黃犢花外小
車任意所如田父野叟談笑有餘農桑之暇時及兵書
壯心猶在孰謂其迂年至七十壽則有矣子姓滿前又
有後矣惟吾等自幼同游俱至白首正月稱壽於堂歲
終則拜其柩矣何人生之難期惟令德為不朽辭以慰
夫幽靈惟靈其鑒之尚饗

族祭丙十弟文

語云有志者事竟成君雅負俠氣不肯居人之後身必

頂冠束帶子必策第成名如戰必陷陣攻必先登子克
如父之志果不負子所自盟癸酉亞魁於南畿癸未奪魁
於壁經雖不狀元及第郎官上應列星試政銀臺事簡
官清念大事之未襄急奉差以南征人皆謂君雖死猶
生可謂其生也樂其死也榮矣行且封誥寵加崇階繼
及他日焚黃於君墓榮有不止於今日祖塋之旁卜云
其吉送君長歸形歸而神不滅尚饗

祭靜泉叔文

維萬曆七年二月初二日姪樵謹以香帛薄奠告於六
十一叔嬭之靈曰惟叔與樵幼而相愛同學同游至於
十載海內所難惟志之同昔有管鮑而不同宗道義相
勸欣戚相通一家兩世高翁遲翁樵昨起廢叔為色喜
携酒相餞期以濟世謂今東南民力盡矣汝久家食目
擊其弊茲臨一方毋忘雅意樵拜稽首佩服斯言勉竭
駑鈍思濟時艱既而趨朝不暇一面暨昨南征叔已不
見嗚呼叔材甚高有學有文家廷孝友親族睦婣鄉曲

推義僮僕稱恩雖未得位以究厥施有不朽者後世傳
之鳳阿儒宗許作銘詩百代信史其惟在茲二子嶷嶷
成立可待叔雖云亡不亡者在壻今同歸言啟其藏一
觴之奠不及於堂惟靈鑒只尚饗

祭女文

汝兄議婚於馬應圖有王煉者馬氏之孚為有駱子來
為媒妁我心不願彼辭難却駕言王馬婚姻往來我為
應圖致汝淪埋嗚呼痛哉山東之歸汝年十一駱有官

事懇予甚切予不能從彼始讐予求婚勉允應圖有書
館甥一年亦已盡禮求歸得歸彼終不喜駱醉發怒鞭
笞勝僕斥名罵我不勝其辱汝在閨房猶未親聞家人
切齒予主何人納污犬豕此侮必報予曰不然此何足
校繼而呼汝面肆侵凌汝始感疾如瘡如驚繼患乳癰
加以產後血虛毒盛癰血如漏平日迎汝千阻萬艱一
日扁舟忽到南關舉家歡喜汝亦忘病登輿入房身體
猶硬到牀偃卧乃復顛連衆藥脩嘗卒未能痊汝母辛

苦不離牀前拭癰進藥夜分不眠一收一潰胸骨已見
憂汝不起祈禱無驗晚得汝兄察脉處方汝疾如失汝
體斯康扶起而行若自天墮看迎弟婦親戚交賀一家
相聚錦綺輝煌惟我見汝心獨隱傷馬氏來迎不能常
保父母兄嫂此日歡笑汝亦知之頻日涕泣悔不能留
成此蹉跎嗚呼痛哉駭聚羣小夜飲達旦曉則昏睡至
於日旰以是為常內外瀆亂汝能執禮汝能服勤務盡
婦道以感其心不可則死義不辱親嗚呼痛哉裝資田

產送汝此行貨財兒女孰為重輕念汝前日死而復生
翁姑見汝必且歡迎孰意惡翁仍復吼怒毒心無涯百
奉難副惡婿乘之無減有增汝情難解連日譁謔頻視
我書淚眼泠泠感慨一決以死為榮嗚呼痛哉予之痛
汝終天難盡汝性聰明死亦不泯迎汝之魂來駐我堂
汝之所安父母之旁百凡鑒我慰我徬徨

祭繆母文

維萬曆十四年歲次丙戌七月甲午朔越二十日癸丑

金壇通家侍生王樵謹以香帛之儀奠告於繆母周孺人之靈曰嗚呼女德之中為賢母者難為賢母矣有賢子者難敬姜賢矣而予以歎也是以君子歎其遭范母賢矣而予以滂也天下至今並其高孺人生有令德歸於賢者之門相夫啟後乃有子如仲淳志行高潔有學有文予父子辱交頗久每每開予以所未聞豈但吾輩之益友實為今世之古人孺人康寧壽考皆為善之效予等方以百歲為期擬登堂祝禱何乃遽聞僊遊之報乎

然而孺人可謂高朗令終矣天之祚德不止其躬蚤生哲孫以嗣其宗此予等所以為孺人身後祝而願有慰於無窮者也尚饗

祭曹氏姪女文

婦人之賢昔有敬姜歸於季氏夫子蚤亡言不踰閫以禮自將孔子稱之百世有光繼此而作班氏有昭世其家風亦歸於曹不忝於彪克恭於超授經於宮咨政於朝續成固史作漢一經女中之雄大家是稱人之居世

孰重孰輕形骸腐化流芳者名慨惟孺人間儀無忒劬
勞三世穆伯文伯為夫為子不遺餘力盡瘁至死形容
枯瘠即其始終一節不忝王氏之女亦踐古人之迹矣
而壽纔六十福未滿德此知者所為心惻而為其子女
若壻者所宜圖報於罔極者也辭以慰夫幽靈惟靈其
鑒之尚饗

祭顧觀海文

維萬厯十四年歲次丙戌十月壬戌朔越十八日己卯

南京鴻臚寺卿致仕年春生王樵謹以香帛庶品之儀
遣子干城致祭於故通議大夫少司馬觀海顧公之靈
曰惟公家世丙丑重光兄弟祖孫青鎖玉堂公奮其間
光前裕後惠洽鄱陽威行廣右急流勇退家食有年鄉
邦仰德廟論推賢帝念陪京鎖鑰之寄慎簡其人乃公
是畀文昌八座蚤晚屬公將來勲業人望方隆何以微
疾遽聞不諱欲馳哭公奈嬰瘡痂未能遠出遣子予代
鑒予此心公靈如在尚饗

祭張虛菴文

昔游庠序與公後先公才超邁鸞鳳孤騫庠子高科年
方弱冠文義卓然先登於岸丙午計偕與公同舟意氣
相許始相綢繆我提丁未公乃下第別公旅邸公則垂
涕公學益進公文益高至於己未蔚然孤標時相過從
賴公教益同事清源匪朝伊夕暨我南歸公則北轉司
徒清望學憲妙選早晚屬公何又差池彼阻公者悔徒
噬臍出守滇南時方多故公至帖然鎮定有素民夷歸

服方睹厥成何部使者乃忌公名公遂拂衣單車就道
搜索公車彼則可笑菊開三徑蘭滋九畦親朋頻集觴
榼相携公樂至矣愧予遊倦不能從公喜公尚健願公
百年予得追陪香山社會林間水隈勝事多方公胡不
待厭世慕蠅蚋蛄爭噉脫屣塵寰作詩告終他人怛化
公何從容李杜文章光焰萬丈比時作者公不多讓公
雖云亡不亡者存承家濟美有諸郎君尚饗

祭王鳳洲文

維萬曆十九年歲次辛卯春二月戊辰朔越二十二日
己丑致仕南京禮部尚書姜寶南京鴻臚寺卿王樵謹
以香帛之儀致奠於故大司寇鳳洲王老先生之靈曰
文王既沒孔子自任以斯文游夏得其一體凡古經傳
記先秦以降博士所師授太史所纂錄要皆出自孔門
文孰加於此者奈何源遠而末益分經師既病於專門
訓詁之陋文士又不免於文滅質而博溺心誰為光焰
萬丈號稱大家是必才雄一代學綜百氏有其實而後

有其華雖韓歐之特起猶未絕於衆譁明興先正館閣
為宗典則為佳至鳳洲公有奇而法有正而葩詩則風
人之婉雅頌之莊包羅衆體而自為一體賦則屈宋同
工揚馬異曲奄有楚漢歸之弇州之一部而使夫子虛
上林之屬不足以富而為夸若夫典冊之文浩浩江河
有吞雲夢摧太華之勢而曾不以自多子長之雄孟堅
之法蒙莊之辯惟意之所變化而相忘於範模人見關
中之李信陽之何未有若是之富而不知經世之蘊公

之所以幸天下者不當在文學之科寶也昔在留曹過
從頗密樵也早緣同第世講有年昨歲哀安節公既逝
今公復棄人間不能不重遺老之歎於天不腆之奠惟
公靈幸鑒焉尚饗

祭賀澹菴文

維萬曆十九年歲次辛卯九月癸亥朔越二十八日庚
寅姻生前南京鴻臚寺卿致仕王某帥孫楸鋸楸鋹謹
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致祭於明故前嘉議大夫澹菴

賀公之靈曰曲阿之墟荆溪百里神秀鍾盤降生君子
誰其繼者澹菴賀公文章政事兼有武功筮仕莆陽倭
奴內犯精神折衝一城無患主駕於南掌計於北雅望
清曹允宜相得夫何見忤出守南康文公遺蹟高山景
行謂公此行前脩可紹四綰郡符兩至海嶠自廉徙瓊
又涉鯨波惟清與通民用太和清則民服通則民便公
兩得之進當八面持節河東守藩楚服總憲江右開府
可卜五開之功曾未及酬中沮煩言公則何尤天之報

公報以錫類既有多男孝子不匱公年七十可當百年
公形則蛻公神則僊平生之言盡於今日酌酒公前有
涕橫溢尚饗

祭于母吳孺人文

猗歟夫人率德不愾敏而好修靜以寡過持身如畏趨
義則果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相其夫君既和且恭雍雍
肅肅光於初終父子巍科並赴南宮夫人有喜內助之
功謂當從此歷享全福云何一疾至於不淑生榮死哀

誰踵芳躅有炳格言尤可佩服家門之盛子孫之賢履
盛思衰持之在謙天富其德胡嗇其年有此不朽是謂
歸全全美全福含笑九原湖熟之山厥有佳壤秦淮縈
紆長江浩瀟窈窕有期宗姻慕仰薦此清芬庶其鑒享

祭纓溪族叔文

叔之敬祖先而敦族誼為能睦於族人叔之友兄弟而
及異姓為能好於外姻叔之守耿介而崇道義為能重
於縉紳人見其厚往薄來以為富而好禮而實不知其

貧人見其仗義侃侃不假人以言色而曾莫諒其心臨終言不及私惟以祠堂為念宗族相顧為親可謂始終一節冰清玉潔竊以是為知叔之深嗚呼叔則已矣有子克家岐嶷有孫叔何憾哉惟予輩失宗盟之長自今以往誰與話衷素而接慇懃言念疇昔有不覺涕泗之沾襟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于見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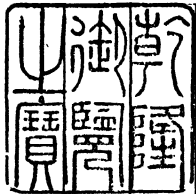
在正德之初元惟伯舅與先考騰茂實於開先輩英聲

于獨早晚致政而家居稱金壇之二老集子姪以會文
同硯席唯中表爰相繼以登第宜子孫之繩繩本家學
之淵源信丕顯而丕承以懿親而為重親世不替兮稱
舅甥惟靈之生也後於吾者十二年同於吾者垂白首
伉儷偕老子為郎舅亦稱金壇之未有方期相娛於晚
景為竹林之七友何一疾而遽弗起豈齊修短者不以
住世為長久自吾以下惟歷三世之舊言帥羣從薦
此微忱於禮何有唯此情之無窮托予言以不朽尚饗

祭靳太安人文

維靈生於相門則為賢女歸於相門則為賢婦逮事舅
姑調和鼎簠克相父子勤勞紳組夫君蚤世教子有成
先業克守是賴北冷家聲不墜卓然典刑紈綺是恥圖
史自程北冷不祿幼子方育今日曾孫賴有一叔基構
無傾中外帖服婚媾姻婣維持雍睦一叔一孫王妣是
依劬勞三代調護孤嫠庭無間言家政肅齊可謂不忝
於文恪有功於文僖有德有壽閱歷四朝見聞多矣偉

節清標世傲恩寵祝望方遙云胡鸞馭遽返層霄嗚呼
儀刑謝矣追思莫逮吉日辰良輶車夙戒忱將薦藻悲
深歌薤送夫人以長歸儼音徽之如在



方麓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何大士

欽定四庫全書

方麓集卷十三

明 王樵 撰

解 問 答 策 問 雜 說

老子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微吉
弔切

朱子語錄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莊子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

即此章所

謂常無常有

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實

空虛則物皆全矣

關尹曰在己無居

無私主也

形物自

著

形物而其理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所謂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

同焉者和

異則乘矣得焉者失

以無所得為得有得則有失矣未嘗

先人而常隨人無藏也故有餘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堅則毀矣銳則挫矣關尹老聃
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嗚呼得老氏之宗旨者莊子也
故引於端使讀者知老子之所謂道者道其所道而
非吾之所謂道然後可以得其說矣可道者如仁之
道義之道可名者如名之曰仁名之曰義老子以為
此非常道常名也常道常名本不可道不可名不可
道不可名者無也名之曰天地之始有天地則有矣

名之曰萬物之母有天地有萬物有至於不可勝窮而無者常為之主在已無居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形物自著故常有欲以觀其微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則其有也不失無之妙其無也能為有之微此兩者所以同出異名而同謂之玄也有無字皆句朱子謂向來人皆作常有常無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朱子所從蓋舊注也今按此只當以老子本書為證後章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正承此章而言有無皆明言矣若如舊注有名

無名猶無關文義無欲有欲恐有礙宗旨老子言無

欲

如無知無欲無為
不見可欲之類

吾儒亦言無欲若有欲則吾說

與彼說皆所未聞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

性之欲也言性之欲則可單言有欲則不可若以中

庸喜怒哀樂之已發為即老子之有欲則老子之所

以異於吾儒者正欲并此而悉無之也又安肯言常

有欲以觀其微耶且發而皆中節始謂之和今以有

欲為己發則不必其中節而亦可以觀其微耶微舊
皆讀作竅於山川之竅朱子只如字讀謂微是遠微
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應接處太史公所謂以
因循為用是也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曰道家其術以
虛無為本因循為用

無是中
有是微
無是本
微是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方六切轂古祿切當丁浪切埏夷然切埴昌志切

輻車輪轆也三十者考工記以為象日月是也轂車輪之心外實而持輻內空以受軸者也當其無有車之用或以車之坐處為無朱子曰非也上文本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一例蓋無即轂中空處也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埏和也土黏曰埴和土為器陶者之事無者器之空處也參同契曰器用者空朱子以為器有形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處是也

牖窻也所以通明古者室東戶西牖無則戶牖及室
中空處是也室無戶牖及空處則人不可以寢處莊
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礪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
所以利天下之用者也故曰有之以為利車之受軸
器之受物室之通出入光明處皆無也又三者之所
以為用者也故曰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人所知也
無之為用人所不知也故老子特以三者明之言近
而旨遠盡乎道妙天下之理不能出此近取諸身形

體皆有也其使形者則無也然以天地之始觀之則耳之聽目之明心之精爽又皆有也而其所以靈所以聰明者則無也無則不可得而言矣生於無也是謂天地根用於無也是謂衆妙之門此有無所以同出異名而同謂之玄也王介甫曰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輻輳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輻輳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舊解皆不得老子之意此章知病病病不病是三箇
眼目言甚約而意甚包涵言甚近而用之不盡旨甚
易曉而人多錯解老子常言無知又言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無知者徇外之知不博者內照之知也故此
言知而不知者知之上也何謂耶亦曰不知而知病
耳人苦多病又苦不自知夫身有病而不知烏在其

為知耶此不知而知病所以為上也夫惟知病則能
病病夫惟病病則能不病人之於病也未更者玩已
過者忘惟當其病之時疾痛真切可謂病病而又晚
矣使以此心戒慎於平日則何病之有聖人之所以
大過人亦不過能戒而已聖人雖無病而未嘗不病
病是以不病是以為聖人也此言甚易知甚易行天
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以養生可以修身可以治人保
國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

未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此皆知病病病之說也嗚呼其安易持而不持常至欲謀之於已兆而無及者多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尚矜尚也用賢舍不肖賢者在上不賢者在下自然

之理也然以為異而矜尚之則啓民之爭心矣堯舜之急親賢三王之求士有用賢之實而無尚賢之名民且化而不自知將孰與爭耶逮德下衰慕名者忘實矯枉者過正戰國諸侯以得士相傾擁篲迎門延接恐後尚賢之風成於上而士之飾巧馳辯以徼能釣利者爭赴之東漢崇節義李膺范滂之徒清心嫉惡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尚賢之風成於下而卒以招黨錮之禍乃知不尚賢使民不爭老氏之言有深味

也正言若反此類是也古之聖人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貨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亂而失其常者見所可欲故耳程子曰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老子之言亦程子之意也尚賢也貴難

得之貨也見可欲也世之所役役不出是三者矣百事集之為憂樂之旅舍心安得而虛乎心實而神氣不內守而腹則虛矣願求必遂為期必成志安得而弱乎志強而精力耗盡於物而骨則弱矣此有知有欲之累也故聖人之治也心則欲其虛而腹則欲其實志則欲其弱而骨則欲其強常使民無知無欲知者亦不敢任其知而有所妄為也夫天下之所以多事起於有知有欲而敢為今也民無知無欲則無為

矣知者不敢為則無為矣天下烏得不治無知無欲
虛其心也不敢為弱其志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
盈將恐竭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
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麗音厥數
上聲碌音

祿珞歷
各切

一者未分之名即所謂萬物之母也一不能不生二
二各有一一又不能不生二而為四四各有一一又
不能不生二而為八八各有一此造化之所以無窮
也一之所注在在皆圓一於覆則天之所以清也一
於載則地之所以寧也一於屈伸往來則神之所以
靈也一於虛受則谷之所以盈也一於治則侯王之
所以為天下貞也貞正也正君也長也書曰以台正

于四方其致之一也謂天地谷神侯王之一其致一而已天無以清反覆上意發如震動水泉湧之類賡仆也貴以賤為本以下專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之意侯王守其一而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得不一之一以為一天下自然而治庶民歸之自匹夫而為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為匹夫是侯王之貴高以庶民之下賤為基本故孤寡不穀皆窮民下賤之號而侯王以自稱不忘其本也

致數車無車言人就車歷數之為軫為輶為軸為轂
為輻數之至盡無有名為車者然合衆材之不一以
為一乃所以為車也以喻侯王之道無為而寄於羣
下以成也碌碌玉貌碌碌亦作落石堅不相入貌
言貴賤高下相須以成當相取相下如軫輶轂輻合
而成車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玉雖貴石雖多堅
確不能相入則不能合衆不一之一以成用也孔子
亦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明大人之道不

當爾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朱子曰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

待言而寵亦不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
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
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
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託之則其於天下必能
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 今按諸家於
此章多妄解朱子此解極發越可謂深得老子之意
但於末四句似猶有可議者蓋諸本有作貴以身為
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朱子恐據是本而為解也今細詳之貴愛寄託語意重複老子本文為人妄增損者甚多如此章失之若驚下一有是謂寵辱若驚六字其為贅疣不辯可見惟尋其語脉折以義理文勢則人心之所同然固必有合於古人者矣貴以身為天下四句此蓋承上文而言無身之意無身者吾不有其身所謂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身為憂患之本知畏大患而不能不私其身未可謂之真知畏也故凡私其身以為貴

其身者非能貴者也私其身以為愛其身者非能愛
者也善貴其身者不自貴而貴以身為天下之身善
愛其身者不自愛而愛以身為天下之身身為天下
之身則身非我有而直寄託之於天下耳此所謂無
身也無身則有何患匪直無患夫寄託於天下者天
下固不得以寵辱及之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

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朱子曰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

必深泥也 愚按生死兩途也而一機出生入死言
中間無去處善攝生者了出入之機而已矣陶淵明
詩曰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乃復不
如茲善攝生者非謂其能違生死之常理而獨不死
也謂其能無死地乃所以了出入之機而善保其生
也生之徒由乎生之塗者也死之徒由乎死之塗者
也民之生動之死地者好惡無節所為每足以傷生
此又一類也三言十有三言恒有十之三也天下之

人十分而此三類居其九趨生者寡而入死者衆無他故也以生生之厚耳別章所謂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凡老子於此意蓋屢言之善攝生者知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惟無以生為而能無死地陸行不避兕虎以下蓋甚言無死地之意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夫兕虎兵革且不能為之

害而奉養嗜欲豈足以殺之然人蓋有終身不逢兇
虎兵甲而殺於奉養嗜欲者恒什而八九矣莊子曰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又曰兵莫憐於志鏖
鉞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
賊之心則使之也此所謂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能
知為之戒則能無死地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芸音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其本無一物也謂之虛虛靜一也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不逐外名曰安安亦靜也然此虛靜之漸耳非其至也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

與撓同

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
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至斯老子之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矣因言虛
靜復驗以物理作生也復反也芸芸物多貌言萬物
並生吾觀其反而得心則焉夫物芸芸而盛而及其
成也生意無有不反歸於其根者歸根而生意闕伏
於重陰之下而不復動此物之靜時也是謂復命命

者所以生也蓋有生之初一陽動於冥冥之中胚胎
下兆而後漸升漸昌以至於芸芸之盛今結裹成就
而復還於此以為復生之機故曰復命也觀木之枯
者生意不復歸根故不能復生是命不復矣故曰歸
根曰靜靜曰復命夫物且然而況於人乎衆人紛紛
與物並馳知有靜者少矣夫重為輕根而好離之靜
為躁君而好蕩之此老子之所憫也故教之曰此逐
物忘返者是以妄為常誠不可常也誠愚也夫惟復

命是之謂常夫惟知常是之謂明彼不知常而妄作
者未有不凶者也觀復知常此章之要領也下又極
言知常之大知常容所謂不毀萬物也蓋空虛則物
物皆全矣如太虛焉萬物出於太虛而不能礙其虛
也如是者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所謂公也公之一
字王之所以為王天之所以為天舉在是矣夫域中
天大王大道大而惟公為盡之惟知常為足以語乎
此見知常之大也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功被萬

物而神明之虛靜不變故沒身不殆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虛靜之德成則帝王之道脩漢文帝張子房得此意亦既見其效矣然而未盡老子之學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
長上聲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言衆人有生有死之常也人之生也精氣聚而成形氣陽而其神為魂精陰而其神為魄精氣盛則魂魄盛精氣衰則魂魄衰精氣耗極則魂遊魄降與形相離而人死矣老子曰載營魄抱一無離者只欲守其合也載如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生直上載之載營魄魂魄也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遐王逸注曰抱靈魂而上升也載字無工夫只在抱一無離上廣成子告黃帝曰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此皆抱一之義而其神守形一語即
所謂載營魄者也專氣致柔以下皆言抱一之事嬰
兒未有聞見思慮其氣甚專欲專氣致柔者如之則
能抱一矣致柔者至柔之極也纔有一毫發露即屬
剛而此氣即麤矣能嬰兒乎能下一有如字非是凡

六能字蓋曰能如是乎如是而後為至也滌除洗心也玄覽常無欲以觀其妙也無疵無隙也如是則能抱一矣善愛民者任其自生自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所謂無為也如是則能抱一矣天門開闔此造化出入之機我雖用之而知雄守雌不敢為天下先則能抱一矣聖人之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不與焉則能抱一矣生之畜之以下又申言愛民治國能

無為之意首章同謂之玄發明道妙此章乃脩言所以造乎此境之工夫故曰是謂玄德抽關啓籥可謂無隱乎爾者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

臣躁則失君

觀去聲

首二句亦載營魄之意潛心於淵神不外也則重常為根靜常為君矣秦少游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曰

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驚以思用盡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輜重榮觀及萬乘之主皆喻言也

梵川作偈書答達觀上人

一微涉動境成此顏山勢上人談平湖事而舉此

自然之道靜人其動機也人生而靜心其動機也一微涉動境山可頽海水可翻其勢莫回也利刃在手莫掣予肘可以百戰無前可以一忿墮首惡氣未散守其殘軀判牒一至消化無餘萬起萬滅咸以是觀

又答

自然之道靜人生而靜此靜不與動對正所謂一微之前也大抵人間世有不定然後有爭有爭然後有亂亂到勢窮理須有定定者理也天下理而已矣理定心定我定人定此吾儒達本忘情上人語之學也事到一定起滅俱無一微也無故曰咸以是觀

策問

問大學一篇雜於戴記程子始表章之以為此孔氏之遺言而凡有志於斯道者皆必由是而學焉然後可以

不差也其亦何所據歟西山真氏又衍其義亦頗有所
本歟有格物致知之要有誠意正心之要有修身之要
有齊家之要其畧亦可得而言歟衍至齊家而止而不
及治平二目其又何歟真氏之書既已詳備而近日先
正邱文莊公又補其義其亦何所見歟其宏綱鉅領最
關切於治道者有可舉而言者歟夫大學傳治平不過
絜矩兩言而後儒之著明若將有不可勝窮者果足以
相統而不嫌於畧足以相發而不厭於詳否歟願一一

為我言之

特恩與選法不同

嘉靖二十二年嚴嵩欲陞子世蕃尚寶司丞文選郎中鄭公曉持不可少宰張公治曰李序菴子白衣徑除尚寶少卿世蕃以治中轉尚寶何不可鄭公曰特恩與選法不同皇親有白衣拜都督者特恩也世蕃既以官生入選歷都事經歷治中自有知府可陞陞後乞改乃有例耳嵩尋自奏男世蕃見任治中係親民之官乞改授

簡辟一職奉旨着吏部查擬改用得改尚寶司少卿二
十三年吏部尚書許讚以男僉陞任知府乞減授品級
量改在京閒簡衙門改禮部主客司員外郎仍於中書
舍人衙門辦事與原陞服色三十六年大學士徐公階
之子璠以宗人府署經歷陞雲南廣南府知府徐公陳
乞改用引前三事為例改尚寶司司丞徐許二家俱於陞
後乞改又俱減授品級與嵩異矣世蕃以治中陞尚寶
少卿雖出特恩實壞選法本不可為例故許公為子奏

改遠引先年陞任知府汪登事例而不近引嚴氏之例
知其不可也汪登為母老奏願減級改任得改順天府
治中上特為許氏從之餘不許也若二十七年吏部尚
書聞淵以男思學任宗人府經歷歷俸七年給由例當
推陞但身合迴避奏請上命左右侍郎量議相應職事
於是思學陞禮部主客司郎中於中書舍人衙門帶俸
則又用許氏之例也以上數者雖遞相援比然皆出特
恩不可援以為例也

天子絕期

嘉靖二十八年莊敬皇太子薨逝禮官議本朝喪服之制父為長子服期又儀禮臣為君長子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言從君而服也奉旨天子絕期況十五歲之外方出三殤朕服非禮止輟朝十日百官服制可無謹按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然古禮父為長子喪亦

三年故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本朝雖為長子服期然於國本之重似猶有當議者先朝既未有定議至莊敬太子之薨禮官當詳考以請上裁而止泛引期服則聖語天子絕期之一語宜乎折之而無辭也

建請安儲

嘉靖三十九年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調兩淮都轉運鹽副使間任郭希顏奏為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願

獻微忠事臣退伏歔歔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
皆稱徼外之敵為中國憂臣切以為帝王欲安天下有
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顯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
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
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
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
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
乃間歲星變地震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計在廷

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自言者論劾嚴嵩有請皇上召問二王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二王疑而不

自安則事之可慮又有大焉者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
輔使知王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使知嵩終無他
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
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則儲
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
高所共欲防不豫設則讒隙所由成是故幼而暱就膝
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強本也今藩
府已建不宜久虛願聖明蚤斷遣王就國故曰分封而

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今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議建立亦無不可者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疏上內閣初擬禮部看詳聖諭云若用其言第郊廟告行何如於是改擬禮部會同三法司參看聖諭嵩云汝昨一見彼本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為儲是

所建立帝誰可同二輔票來又諭卿等所票擬欲下部
議然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
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言君只攻輔相槩可見矣
部衆皆大臣又謂阿諛可着耳目官看議於是旨下云
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即回奏
該科道官看議云仰惟皇上玄穹默佑聖壽同天内外
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為建帝之
說以干天聽叅看得郭希顏本以儉壬久遭擯斥心懷

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讒肆為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欺罔之戒奉旨你每看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大理寺卿馬森等議得郭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眾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臬示十八日諭嵩汝於暇日一出可安心贊我未宜功虧于一簣也彼逆

物令法司行文不許將他人替刑必斬本逆自莊敬皇
太子薨後震位久虛禮官四請冊立不報聖意無他但
兩殿下俱在京委於事體未便若請裕殿下留京景殿
下就國則事理曉然上何所怒而郭希顏妄測疑間之
端遽及總攬之說則聖諭所謂惡不速行新政者似乎
有是心矣觀四十四年四月聖諭及禪位輔臣徐階答
言我朝原無禪例即在前代亦多弗美所不必言其代
攝一件若攝行政事亦與禪無大異所不當言惟是舉行

冊立則本朝廷彝典國家喜慶之事況今皇上只有一位殿下縱不與其名亦何所揜其實乎此須斷自聖心親裁勅諭使恩自上出乃可爾此可以見前後聖意果無他矣惟是臣子不善開導其取咎不足言大臣之姦回固寵者又激怒其間以成上之過舉其貽禍不可言耳希顏之獄法司入西苑見內閣會議之言嚴嵩已先知之怒色而出曰朝廷甚怒今擬何罪刑書鄭公曰擬妖言律秋後決嵩曰可至秋後乎蓋嵩上密奏而旨下

如其言嵩復謂諸公曰希顏止望拿問不過克軍即論
死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姦
即時殺了希顏身死而言行未幾景王就國嚴嵩欲
加希顏以離間之罪果爾則朝廷之上反生形迹姦邪
之不為主謀如此使景藩為永樂間之漢邸則久矣不
靖矣幸而上自可保然安知下無有如李鄴侯之所謂
欲樹功於舒王者乎

壁帖

吾自少至老惟喜讀書每日從朝至暮手不釋卷雖當
事冗應酬少暇未嘗廢覽道途車馬之上未嘗廢思以
故六經諸史百家靡不淹貫發明義理敷敘事情文章
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所以然者只是熟而已其熟者只
是專而已夫命非在外人事盡處命即隨之人事之盡
只在專與熟諸男但能如我讀書古人事業亦可到况
區區一第哉

讀書只在遍數多不在強記遍數果多雖未能一時即

背誦如流畢竟心與氣合已是熟了待心定氣清再溫數遍未有不背誦如流者也且可以永久不忘若遍數不足止務強記材敏者上口雖易止足以應點一時隨復遺忘與不讀無異其少鈍者催之愈急而心愈忙將熟書也背得七顛八倒了蓋心忙氣昏之故也故書貴熟讀須在隔夜多者百遍少者七八十遍隨自家材性縱然已熟寧可加多如此一年何書不記

幼時不讀到年長而書猶生要溫又恐人笑則終身自

誤矣

知書意者讀亦可以兼思知筆路者讀亦可以曉作衆妙之門未有不由讀而入者也

朱子語錄因論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

變時天地無時不變

義剛錄在
十一卷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

之氣秋結菩蕾冬花春實夏熟纔熟後又結菩蕾先生

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環也

德明錄
在四卷

右

因觀庭中山茶牡丹記此山茶葉不落冬間所生者即
花之菩蕾牡丹葉早落枝間所出者乃葉之萌芽而別
於新枝發葉耳貞下起元無間容息此朱子所謂生理
循環也吾人得無因物而亦知所以自省乎

寒冬夜長鷄未鳴而已覺天未明而欲起固由年衰血

少亦坐心不寧定之故甲午十月二十四日早起至書房取書過戶限失跌致傷額角鼻梁皮破血出踰時方止自咎躁急二字為生平大病不知克治空負手中之書血點其上令童子勿去以存吾戒

知在先猶眼之見也行在後猶足之隨也謂知行無先後者繆也

謂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則可然當知氣之聚散即理之聚散也理者其聚其散之所以然也釋氏謂氣有聚

散而知無聚散其所謂知者何物乎明謂靈知矣明謂
靈知為本性矣幻身有壞而本性不壞故謂無聚散在
吾儒則謂靈知還屬氣性即理也所以有心性之辨理
氣之分佛氏不然謂自迷者而言則徒有幻心不見本
性所以心性為二若自悟者而言則悟心即本性非二
也其說無理氣之辨心性之分請折衷以聖人之言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所謂中者
即天命之性所謂道心也不雜於形氣而亦不離於形

氣發於形氣之私者如饑食渴飲之類豈得謂之人欲而欲屏絕之乎所以謂之危者以無道心為之主宰則危耳道心之所以微者以人心勝之耳所以必待於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由此言之則心性豈容無別而靈知不可以為性也明矣

吾儒謂性即理故謂盡心知性窮理盡性存心養性皆有事在而萬法皆實也彼謂靈知為性故謂明心見性謂圓覺謂寂湛謂妙明皆本無一物而萬法皆空也其

自謂空中自有妙用者不過作弄此虛靈爾非物各付物止之各於所之妙用也

能覺者心之靈也所覺者心之理也此心性之所以決當有辨而謂靈知為性本性為空者皆不見性之言也

彥湏字說

曾孫彥湏為吾三世嫡長孫人家蓋有祖孫不相識者矣有識而逮事未久知之不深者矣今吾於彥湏則孫得識翁於尚健之時且得以家學口傳心授湏穎悟而

孝謹其領受吾教甚敏而確吾既命之名今歲戊戌八月督學使者試其可進進之郡庠年纔十有四於禮未應有字吾以為既游庠序則朋友相呼非字何以稱則又為之字曰孟原夫水之不已而漸進於海以其有原也湏乎湏乎俟女之知所進也尚當以原之說為女申之

方麓集卷十三